

おしん

# 阿信

〔目〕 桥田寿贺子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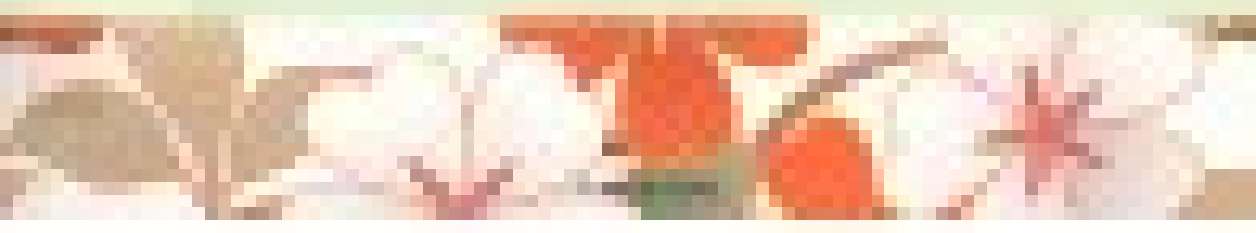
①



卷之六

# 阿信

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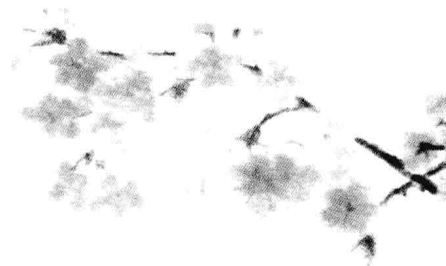


青鸟文丛

关于幸福·关于希望·关于爱

# 阿信 (一)

〔日〕桥田寿贺子 著 赵玉皎 译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 目 录

第一章	一袋米 .....	1
第二章	小女佣 .....	37
第三章	山中岁月 .....	73
第四章	娘——.....	112
第五章	加贺屋 .....	148
第六章	加代小姐 .....	186
第七章	初恋 .....	224
第八章	出逃 .....	261



## 第一章 一袋米

1983年早春时节，志摩半岛上刚露出一丝浅浅的春意。田仓家的老奶奶——已经83岁高龄的阿信突然离家出走了。阿信的次子阿仁经营着16家遍布周围市镇的超级市场。而这一天正好是第17家超市开业的喜庆日子。田仓家能有这么兴盛的今天，可以说全是阿信多年辛劳的结果。可是这位劳苦功高的老祖母，却偏偏在这天离家出走了！这真是让全家人难以置信，谁也想不出老人家这么做的理由。

这天早晨，田仓家的客厅中，壁龛已经装饰得喜气洋洋，神龛中也点起了明晃晃的佛前灯，大门口更是张灯结彩，身着礼服的家庭成员和佣人们慌里慌张地跑来跑去。

阿信的女婿辰则正在起居室里打电话：“一大早就打扰您，真是……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这儿出了点事，想打听一下……啊，请您千万别担心，再见。”

一直呆呆地站在客厅正中央的阿仁看了看辰则，默默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再不出发，可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是否告诉大家，把典礼的时间推迟一个小时？”辰则问。

“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还要招待很多来宾，连市长都会光临！怎么能推迟呢，那太丢人了！”阿仁说。

“但是，如果岳母不出席的话，那……”

“母亲嘛，到时候她自己就会露面的，她就是这么个人嘛。大家也太神经过敏了，其实母亲不一定是什么离家出走。有什么理由非得出走呢？明明什么也没有啊……”

“不过，这回新店开业，岳母不是从开始就一直坚决反对吗？”

“无稽之谈！田仓超市能有今天，正是母亲一手促成的。但现在，她总是莫名其妙地感伤……毕竟是上年纪了，人老了就这样……”

面对情绪恶劣的阿仁，辰则束手无策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这时，在阿信房间里，阿信的女儿阿祯正在察看阿信的衣柜。阿仁的妻子道子守在一边，心神不宁。过了一会儿，道子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可少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阿祯没吱声，仍旧不停地翻着衣柜的各个角落。

道子接着絮叨：“我总是尽量不进婆婆她老人家的房间，更没有看过衣柜里的东

西,所以一点也不知道老人家都带了什么出去。这种时候,还得阿祯你亲自看一看才行啊……”

阿祯依然不语。

道子叹息道:“做媳妇的,真是很可怜啊!”

阿祯失望地摇摇头:“看来母亲这回离家出走,是早就打算好了的啊!”

道子一惊,不解地望着阿祯。

阿祯解释道:“母亲喜欢的和服外套一共少了五件,衣带也少了两条。内衣之类的也带走了不少,原来这里塞得满满的。另外,我从巴黎带给母亲的大皮箱也不见了。”

“但是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”

“太可怜了……母亲这个人最讨厌发牢骚了,她什么都不抱怨,只是自个儿忍着。唉,要是她肯跟我说一说有多好……”阿祯说着,强忍住泪水。道子不由得面露愠色。

这时候,从门口闪进一个年轻人,原来是八代圭。阿祯惊诧地问:“阿圭,怎么了?”

“听电话里说奶奶不见了,我爸爸很着急。”阿圭答道。

道子一听,连忙应道:“这么说,希望君也来了?”说着赶紧出去迎接。

阿圭问阿祯:“奶奶没留下便条什么的?”

阿祯点点头,压低了声音:“道子就是那么一个人,她总觉得自己的娘家往田仓超市里投了一大笔钱,所以一直趾高气扬地谁也瞧不起。你奶奶一想到还要靠儿媳妇的娘家来支持,许多话只好憋在心里。连阿仁也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所以,你奶奶终于忍受不了了……”

阿圭沉默不语。阿祯又问道:“阿圭,奶奶没跟你说什么?”

阿圭仍然没吭声。阿祯接着说道:“奶奶最疼的就是阿圭你了……”

“啊,这倒没有……”

“也许奶奶和你爸爸说过什么吧。比起我们这些亲生的儿女来,奶奶最信任的,却是你爸爸呢!”

说完,阿祯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,把阿圭一个人留在房间里,阿圭呆呆地站着,盯着阿信的房间出神。

阿圭的父亲希望坐在起居室中,阿仁、辰则、阿祯和道子陪着他。听阿祯说了阿信带了很多衣服离去的情况,希望皱起了眉头:“是吗?这么说,还是……”

阿仁赶紧接过话头说:“光凭衣服和皮箱不见了,也不能说明是什么离家出走啊!”

道子也连忙帮腔:“是啊,也许婆婆是到哪儿旅行去了……”

辰则摇摇头:“要是去旅行,干吗非得挑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呢?”

阿祯说:“是啊,所以才叫人担心呢!希望君,你觉得呢?母亲平时跟你可是无话不谈的啊!”

希望沉吟道：“母亲实在没有什么非得离家出走的理由啊！我违背了母亲的意愿，非要去烧我的陶瓷，对买卖上的事情一窍不通，实在想不出什么好主意。她大概是因为工作上的什么事才出走吧？”

阿仁微微摇头：“超市的生意非常好，好像没什么让母亲不满意的。道子，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话，惹得老人家不高兴？”

道子生气了：“又要拿我当靶子？”

“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吗，那件事最容易伤老人家的心！”

道子幽怨地说：“这可不能随口乱说啊！我可是尽量地让着婆婆了！无论她怎么责难我，我都想着老人家是对的，小心翼翼地侍候她，可是现在却又怪到我头上了……”她越说越伤心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阿祯赶紧劝道：“道子……”

道子自顾自地说：“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都推到我身上！我说的话，就会让婆婆伤心！其实婆婆她根本就瞧不起我，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她本来就是说一不二的人嘛！这一点你最清楚了，其实我才最可怜，我才应该离家出走呢！”

阿仁、阿祯他们不禁恍然不语。道子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：“婆婆不光是瞧不起我，就是你，别看你天天‘母亲、母亲’地供着她，在婆婆眼里，你根本就是是个不肖之子！要不然，婆婆怎么会把希望君当成亲儿子一般看重？他可是跟婆婆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！”

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阿仁，他脸色大变。阿祯偷偷看了一眼阿仁，慌忙制止道子：“现在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……”

道子却仿佛豁出去了：“不，让我说下去！如果婆婆真的在乎你这个儿子，那么这回你倾尽所有预备开新店的时候，她为什么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？而且，辛辛苦苦地总算到了开店的好日子，她却来了个离家出走！这不是在故意打你的耳光？真是绝妙的讽刺！这是爱惜儿子的母亲干的事情吗？”

阿仁沉声怒喝：“道子！”

道子毫不在乎：“好啊，她要出走就走好了，我还落得清静呢！”

阿仁忍无可忍，狠狠地打了道子一耳光。一直尴尬地坐在一侧的希望赶紧阻止阿仁。

道子尖声叫道：“你要打，就打好了！但我绝对不能原谅婆婆！……不过，要是这回的新店生意不好，那你这些年的辛苦可都要打水漂了！不光是你，阿祯他们，阿刚他们，田仓全家人都会一落千丈！这么要紧的新店，婆婆却故意在开店典礼的时候泼冷水！”

希望劝道：“母亲不是想要泼冷水……”

道子冷冷地说：“请你闭嘴！希望君和我们家的生意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

希望沉默了。道子又转向阿仁，问：“我说错了吗？”

阿仁怫然。突然，阿仁的长子阿刚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叫道：“大家都在干什么呢？车都在外面等着呢！”

阿仁问：“知道奶奶是怎么回事了吗？”

阿刚急道：“先把奶奶的事放一边吧，奶奶不在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道子说：“对啊，难道婆婆不露面，开店典礼就没法进行了？反正快到时间了……”

辰则也催促道：“我们快走吧！”

道子问阿刚：“幸子在哪儿？”

“在大门口等着呢！”

阿仁无奈，只好往外走去，一边吩咐女佣文子：“如果老太太有什么消息，立刻到店里告诉我。”十九岁的文子恭敬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大伙儿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。

阿圭一直一个人待在阿信的房间，定定地坐着想着什么。希望轻轻走到房门口，向里张望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阿圭吃了一惊，抬头望望父亲。希望说：“回去吧！”

阿圭“嗯”了一声，却没动弹。希望说：“别担心了，奶奶这么做，自然有奶奶的道理。”

阿圭点点头：“嗯，奶奶是不会去自杀的吧。”

希望忍不住笑了：“哎，奶奶这个人哪，你就是叫她去死她都不会死的。她觉得，一个人要是连自杀的勇气都有，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？”

阿圭又喃喃地说：“也不是被人诱拐了，因为奶奶自己做好了旅行的准备了。”

“你刚才一直在想这事儿？”

“不是，我待在奶奶的房间里，就觉得能看懂奶奶的心思了。”

“那你看懂了吗？”

“一点儿也没懂……”阿圭盯住一个笑咪咪的旧木偶人，说道：“这个偶人，奶奶一直特别喜欢。”

希望看了看偶人，说：“啊，我记事的时候就有这么个东西了。这个偶人……”

“奶奶跟你讲过关于这个偶人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你奶奶不喜欢念叨过去的事情，也从来不谈过去那些吃苦受累的日子。她总是只朝前面看……”

阿圭沉默了。希望问道：“莫非奶奶跟你说过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……”阿圭欲言又止。希望探究地望着阿圭。

正在这时，文子探进头来，招呼二人说：“我沏好了茶，请到这边来好吗？”



希望应道：“哦，我们这就回去了，别麻烦了。”

阿圭却说：“难得文子费心，我们就不客气了！文子，关于奶奶的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？”

文子答道：“昨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过来看看老太太有什么事吩咐，老太太像平常一样，笑咪咪的，说没有什么要做的。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。但是今天早晨，却发现老太太一直没有起床，平时她总是起得很早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就过来看看，却发现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文子接着说道：“起初我以为老太太出去散步了，但是总不见她回来，大家乱成一团。因为今天可是个特别的日子啊。不过，老太太真的是离家出走了吗？”

阿圭笑了笑：“这个嘛……没准这会儿奶奶正若无其事地参加开店典礼呢！”

文子点点头：“是啊。老太太可是被称作工作狂呢！”说着不禁也笑了，又问：“二位怎么不去参加开店典礼呢？”

希望笑着说：“我们可是和超市没有缘分呢！”

文子奇怪地说：“亲戚们都去参加了呀！八代先生您是老爷的弟弟啊！阿圭少爷也是老太太心爱的孙子。”

阿圭也笑了：“谢谢你招待我们！”

新开张的“田仓超市”的门前张灯结彩，宾客盈门，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。市长亲自为超市开张剪彩，更给这次典礼增添了隆重的气氛和荣耀的光彩。

盛大的庆祝宴会上，当地的名流绅士们济济一堂，阿仁笑容可掬地和到场的头面人物们寒暄着：“能开这家店，真是我梦寐以求的啊！这回总算是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。这都靠了市长和在座诸位的大力提携……”

客人们也纷纷赞誉着：“从第一天就赚个开门红，这可比什么都强。恭喜，恭喜。”

“怪不得开这家超市时，这一带的商店街很不愿意呢！看看这个开店的盛况，就知道商店街的客人们都要被您给抢过来喽！”

“在这儿开超市，也是给这个地方的居民作贡献呢，还能给商店街良性刺激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出面说服本地的当局，协助超市开业呢！”

阿仁连忙致谢：“实在太感谢了！为了答谢协助我们的诸君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地服务。今后还要请诸位多多关照！”

说完，阿仁把身边的辰则、阿刚等人介绍给这些头面人物：“这是我的长子阿刚，现在担任营业部长；这是他的妻子幸子……”阿仁看看幸子带来的男孩子，含笑说：“这是我的小孙子，叫阿进，三岁了。阿进，快给大家打招呼。”

阿进很快地朝大家鞠了一躬。一位来宾啧啧称赞：“有这么优秀的公子，还有这

么聪明的孙少爷，田仓家真可以世代相传，兴旺发达了！”

“哎，哪里哪里，谁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呢？”阿仁笑着看了看辰则，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妹夫崎田君，现在担任总务部长。”

辰则寒暄道：“今后还会给诸位添麻烦，还请多多指教。”

阿仁又看看阿祯：“这是家妹阿祯。”

阿祯躬身道：“家兄和外子承蒙诸位的关照……”

客人们又纷纷称赞起来：“有兄弟和令郎作为左膀右臂，真是如虎添翼啊！”

有位客人问道：“今天怎么不见副董事长出席啊？”

阿仁答道：“啊，家母身体稍有点不适……”

另一位客人赶紧说：“哎呀，那可要当心调养，令堂大人也是高寿了……”

先前的客人赞叹道：“久仰令堂大人的大名，真不愧女中丈夫，只可惜今天无缘拜会……”

阿仁说：“家母不久也要引退，轻轻松松地安享晚年了……”

八代家里，阿圭正在自己的房间里苦思冥想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腾地站了起来，向父亲的工作间走去。

希望正在专心致志地摇着制陶的旋盘，一抬眼看到阿圭站在面前，他不由得吃了一惊，摇旋盘的手不觉停了下来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阿圭。

“能不能……给我些钱？”阿圭问父亲。

“……”

“十万左右吧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出趟远门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要是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也不用担心。”

希望默默地摇着旋盘，一言不发。阿圭耐心地站在一旁，等候父亲的回答。阿圭突然提出要出远门，使得希望猜不透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。但是希望非常了解儿子，阿圭既然要这么做，必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

摇旋盘的手再一次停了下来，正在做着的泥胚已经快要成型了，但希望仿佛很不满意，毫不顾惜地砸碎了它。阿圭歉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……”

希望苦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家伙，真拿你没办法！”阿圭凝视着父亲，一瞬间，父子俩的心息息相通了。

田仓初子探进头来，看到希望正在工作，不想打搅他，正要走开，却被希望一眼

看见了。希望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叫住初子。

初子迟疑地说：“哦，没事，你还是工作吧。”

希望问道：“你听说母亲的事了吗？”

“阿祯打电话说了，她还问母亲是不是在我家里。”

“初子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”

“这，可能真的是离家出走？”

“的确像是这样啊。”

“希望，你是不是去过田仓家了？”

“既然他们通知了我，我就不能无动于衷啊！初子你呢？”

“连他们自己家里都乱成了一锅粥，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我就算去了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是再听人家说点什么带刺的话，那又何苦呢！我倒是想着过来看看你，也许能理出点头绪。”

“实在太突然了，我一点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。也许真的是因为和道子的关系紧张？”

初子不由哈哈大笑：“你觉得母亲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吗？儿媳妇的事，母亲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的！你和我都是母亲一手养大的，难道还不了解母亲的为人吗？”

“不过，母亲毕竟也是女人啊！初子你一直没有结婚，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，但是阿仁君结婚以后，母亲为了照顾道子的情绪，不是也让你出去单过了吗？所以……”

初子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母亲这么做，全是为了我好。我从小就被母亲收养，一直当做是田仓家的亲生女儿一样，也正因为这样，等阿仁君娶了媳妇以后，我就成了多余的人了。母亲怜爱我，怕我自己觉得没脸待在家里，也担心要是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田仓家的人不会照顾我一辈子，所以就给了我现在这家店。这可不是什么为了照顾道子的情绪呢！”说着，初子不由得笑了起来：“既然你也停下手来了，我去沏杯茶来吧！”

“初子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啊！他们家里可是乱成一团了……”

“母亲自有母亲的考虑，犯不着大惊小怪的。看吧，用不了多久，等母亲心情好转，她自己就会回来的。”

希望默默地站了起来。初子嗔道：“干吗做出这副样子，你不是不担心吗？”

“不过，母亲从来不是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啊！可是，这回的新店，是阿仁君倾其所有才得以开业的，母亲却在开业的当天不辞而别，这不像是母亲一贯的作风啊！”

“不像吗？母亲可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开那家店的啊！你也知道反对的理由吧？”

“不过，就为这件事？母亲可是最看重生意上的事啊！”

初子又格格地笑了起来：“母亲看起来精明能干，其实心里却温柔得很呢！……倒可

以说,从这一点上看,母亲毕竟还是个女人啊。唉,就让她尽情地闹闹别扭好啦,母亲也是一直努力地忍耐着,不妨偶尔……”

“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……”

“肯定还有点别的原因。不过,咱们刚才说的这些话,可千万不要告诉道子和辰则他们,有失母亲的面子嘛!”说着,初子又忍不住笑了:“即使是阿仁,也把这些话闷在心里。”

初子倒上茶,一转眼看到阿圭进来了,不禁惊奇地问:“哎?阿圭你怎么在家?”

“哦,我放春假呢!”

“既然回家了,怎不到我那儿去呢?哪怕露个面也好啊!我一直念叨着,不知道东京那边的宿舍好不好呢!”

“嗯,还凑合吧!我去上学的时候,姑姑总是照顾我爸爸……”

初子笑了:“哟,倒是说起大人话来了!你爸爸和我是姐弟俩,姐姐照顾弟弟,是天经地义的。”说着,初子怜爱地看着阿圭:“上了大学以后,回来一趟,就长大了一些……要是你妈妈还活着,该有多欢喜……”她努力忍住泪水。

阿圭也不禁黯然,看着父亲:“爸爸,我……”

初子注意到阿圭手里提的帆布包,奇怪地问:“你要出门去?”

阿圭支吾道:“哎……”

初子叹道:“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也该多陪陪爸爸啊!”

“没事儿……”希望说道。

初子有点生气:“那可不行。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,你爸爸一直没有再娶,孤零零的一个人,天天盼望着你回来……”

希望苦笑了一下:“初子……”

初子接着说道:“你要是不在,奶奶也会失望的。奶奶虽然说还有好几个孙儿孙女,可是最疼的就是阿圭你了。奶奶很快就会回来了。”

阿圭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看着希望,希望默默地点点头。阿圭狠狠心说:“那……我走了。”

初子叫道:“阿圭!”却被希望止住了,“你就是拦他,他也不会听的。”

初子生气地说:“都是你太由着他了。”

希望说:“家里还有好几个年轻人,这孩子不在家,我也不寂寞。”

初子问道:“阿圭要去哪里?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难道连他要去哪儿都没问?”

“阿圭已经二十岁了,自己会思考,会分辨对错,做父母的不该再过多干涉。”

初子无奈地说:“真不知道现在的爸妈和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……哦,今天我

过来的时候，嘱咐了店里的伙计帮我照看着，所以不急着回去，还能给你做顿晚饭。这几天都是那些徒弟们给你做饭，你也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菜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虽说都是些小伙子，不过做的饭味道还不错……”

初子手脚麻利地系上了围裙。希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：“哎，倒是有一件事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这里有一个小伙子，正好是从新店的那个地方来的……”

“啊，是你的徒弟？”

“嗯，好像是说有一家超大的超市集团看上了那儿，想要买下车站前商店街的那片地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！要是那里开了超大型的超市，那田仓家根本就不是对手！阿仁和母亲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这还只是传言。不过既然连我都听说了，母亲和阿仁没有不知道的道理。”

初子的脸蒙上了一层阴影：“如果这是真的……莫非，母亲的出走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哎，如果这就是原因，那么离家出走也不能解决问题呀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是……猜不透啊。这也许就是母亲的作风吧！”说着，希望不禁苦笑了一下。初子的脸上布满了不安。

田仓家依然留着庆典后的喜庆气氛。起居室里，阿仁的长女阿茜和次女绿子正打开人家送的食品盒吃着，阿仁坐在一边喝着威士忌。道子为他端过来下酒的小菜。

阿茜一边吃，一边抱怨道：“真难吃！”绿子附和道：“就是嘛，炸虾全都是些面皮儿！开店典礼就送这样的礼盒？”

道子说：“不许说三道四的，快吃！这是讨吉利的事儿。”

阿茜撇撇嘴：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！”

道子生气地说：“什么叫跟你有什么关系！你们不是田仓家的女儿吗？将来田仓超市不就靠你们和哥哥来支撑吗？”

阿茜笑道：“别开玩笑啦！我可讨厌干那种事儿。我学的是美术，以后工作的话，也会到别的公司去……”

阿仁说：“你们要去端别人家的饭碗，我也答应。反正找一个合适的小伙子结了婚……”

绿子抢着说：“得了！别打女婿的主意了！像辰则姑父那样，在阿祯姑姑和爸爸面前都抬不起头来，也太惨了吧？”

道子赶紧喝道：“绿子！”

阿茜说：“田仓超市就让哥哥一个人继承，不也挺好的吗？”

阿仁叹气道：“你们这些孩子，一点儿都不懂得父母的心思！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，洒了多少血汗，才把田仓超市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。这还不是为了你们……”

阿茜笑道：“嗨，爸爸这么努力干活，还不是因为有奶奶！要不是奶奶总是在后面催着你……”

绿子也笑嘻嘻地说：“爸爸，你是有恋母情结吧？”

阿仁正色说：“当然也是为了奶奶！奶奶为了让爸爸、姑姑们过得好一些，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辈子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爸爸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拼命努力把我们家的事业发扬光大。父母和孩子们都是这样的，你们……”

阿茜反驳道：“现在可不时兴这种关系了，就是父母，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上……”

道子制止道：“阿茜！”

绿子也帮腔：“就是嘛！爸爸说什么母子情深的，可是奶奶却在开业的要紧日子里，不辞而别，爸爸不也被撂下不管了吗？”

阿仁生气地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！”

道子赶紧打圆场：“好了好了，别跟小孩子们一般见识。不过孩子们说的也有道理，在庆祝宴会上，好多人问你‘副董事长呢？副董事长怎么不来啊？’你不是忙着辩解，急得满头大汗吗？如果婆婆真的把你和超市的事放在心上，就不会这么做吧？”

“你们都只会埋怨母亲，却没有一个人为她担心的！你们这个样子，才会使得母亲想要离开这个家。”

道子分辩道：“这还不是因为婆婆太任性了？如果她老人家有什么不满意的，直接说出来不就得了？她却偏偏要搞出这么个嘲弄人的花样来……”

阿茜说：“得了！也不能因为奶奶出走，你们老两口就吵个没完吧？如果为了奶奶的事儿，弄得咱们都不快活，可就太划不来了！”

绿子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奶奶是奶奶，我们是我们。就算奶奶不在家，对田仓家也没什么影响。”

阿仁实在听不下去，愤然离去了，绿子还要不依不饶地冲着爸爸的背影嚷道：“爸爸也该早点独立了，别老是恋母！”说着，她笑嘻嘻地冲道子吐了吐舌头：“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

道子说：“好啦，难为你们替妈妈说了这么多话。你爸爸那个人，妈妈发牢骚的话，他总是不理会。”

母女三个哈哈地笑成一团。

阿仁气哼哼地来到书房，烦躁地吸着香烟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猛地拿起电话，拨通了阿祯家的号码：

“啊，是阿祯啊，没有，跟家里一点联系也没有。你告诉辰则一声，如果母亲今晚还不回来，就请求警察搜索吧！哦？噢，虽然没必要那么担心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母亲总是上了年纪的人了。就按我的话去办！”说完“嘭”地一声摔上电话。

阿祯放下电话，一脸不高兴地对着正在看经济新闻的辰则说：“哥哥他自己心烦，却把气撒到我头上！这恐怕找错门了吧？母亲离家出走，还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老婆！”

辰则说：“那也不能因为这样，就对道子大发脾气吧！他就你这么个亲妹妹，不冲你发火，又冲谁发去呢？你听着就是了。”

“正因为他得到了老婆娘家的帮助，就一辈子在道子面前抬不起头来。连母亲也……”

辰则烦躁地说：“那也不一定吧！”

“那么，你说还有什么理由呢？”

“总之，明天去警察局报案吧！”

“不行，那样的话，不知又闹出什么风言风语呢！再等等看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哥哥那边我去说。母亲也不会希望闹得满城风雨……”说着，阿祯看了看钟，“唉，都这么晚了，阿弘和阿始都不回来。咱们先吃晚饭吧！”

辰则叹道：“他们两个都在店里忙呢！现在这些连锁店的营业额都下降了，身为店长，自然很辛苦了！”

阿祯奇怪地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干吗还要开新店呢？”

“所以说，董事长可是把什么都押在这家新店上了。如果我们不在购买力旺盛的地区开设这家店，就无法生存下去了。岳母好像不了解这个情况，所以直到最后，她还是坚决反对，真让人没办法。开店当天岳母居然离家出走，看来也未必是因为那边的家庭纠纷……”

“唉，母亲也是个倔脾气……”

“为了岳母，我们也得让这家新店生意兴隆……田仓家的超市能够发展到今天，是岳母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啊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一定得把它经营得红红火火的。再说咱们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田仓家族的生意……”

辰则安慰妻子：“你放心吧。今天才是开店第一天，上午的营业额就有别的店十天的营业额那么多。岳母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回来的。”

暮色中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山形县的银山温泉旅馆的门口，阿信从车上走下来，眯

起眼睛看着四周的景色，不禁喃喃地说：“这里真是一点儿都没变啊！”

阿信来到房间里了瞧，对女侍阿君说：“你们这家旅馆，里边的装修可比过去好多了！”

阿君奇怪地问：“莫非您以前也在这里住过？”

阿信苦笑了一下：“那是很久以前了……”说着，她递给阿君一个装小费的纸袋，“我一个老太太孤身旅行，麻烦你了，还请你多关照。”

“怎么能让您这么破费……”

“别客气，我可能要住两三天呢！”

“太谢谢您了！那么请您好好休息一下吧！如果待会儿您要洗澡，我会陪您去的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还有，上下台阶的时候……”

阿信笑了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的腿脚还利索，这是过去练出来的……放心吧，我自己什么都干得了。”

阿君也笑了：“您的身子骨真硬朗！不过您自个儿出来，家里人还是会担心的吧？”

“没有人会为我担心的。”

阿君只好说：“那么，等您洗过了澡，我就把您的晚饭端过来。”说着退了出去。

阿信站起身，凝望着窗外的雪景，脸上一派平静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阿信走出了旅馆的大门口，阿君连忙跑过来：“您要出去吗？”

“哦，我去那边看看。”

“到处是积雪，您可要留心脚下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我习惯走雪路。噢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一辆出租车？我想包一天的车……”

“一整天？要去哪里呢？”

阿信默默地走了出去，迈着矫健的步子，在雪地上稳稳当地走着，一边眺望着四周的景色。这时，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，有几位客人走了下来，其中一位赫然便是阿圭！但是阿信却没有看到阿圭，只是定定地凝视着近处的一条河。阿圭却一眼发现了阿信，吃惊地站住了。一瞬间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

阿信刚要迈步离开，一转眼看到了阿圭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不觉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，难以置信地望着阿圭。阿圭默默地走到阿信的面前，做了个鬼脸：“您早哇！”

阿信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，阿圭也大笑起来。阿信怜爱地看着阿圭，轻轻叹息道：“真拿你这孩子没办法！”

阿圭回敬道：“你才让人没办法呢！一声招呼不打，就离家出走了！”

祖孙俩相视大笑。



阿信把阿圭带到了自己的客房里，开始张罗：“很冷吧？快去泡个热水澡吧！这里的温泉真的很暖和。这是浴衣，这是棉袍，毛巾嘛，就用这个吧。”

阿圭却说：“算了吧！如果你趁着我洗澡的时候逃走，那我可就完了。我可再也猜不出你下一步要去哪儿了。”

阿信又说：“啊，你还没吃早饭吧？我去给你要一份。”说着起身要走。阿圭慌忙捉住阿信的手：“快坐下，事到如今，你再想要什么花样，我都不会上当的。”

阿信只好苦笑着坐下，一边倒茶一边说道：“真有你的啊，居然找到这个地方来了！我原本以为没人会知道……”

“奶奶的一举一动，我自然猜得出来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以前我一定是跟你说过这里了？”

“哎，奶奶你还没有老糊涂嘛！”

“是不是说过那个偶人？”

阿圭哈哈大笑。阿信叹道：“我一向不喜欢多说过去的事情，那回你问我偶人的事，我不知不觉地就说了……其实，跟我问起那个旧偶人的，也只有你一个人……”

“那一次，奶奶告诉我，奶奶曾经和您的妈妈一起去过山形县的一个叫银山温泉的地方，这个偶人就是您妈妈在温泉买给你的。奶奶虽然哪儿也不想去，可是在死之前一定要再去一次银山温泉……那次您一共就说了这么多，但是您说话的神情是那么郑重，所以那副神态和银山温泉这个名字一起印在了我的脑子里。这回我觉得即使到了这边找不到您，也不算跑了冤枉路。因为自从听您讲了偶人的来历，我就一直想来这个银山温泉看一看。没想到我居然猜得这么准！看来我的推测也不是全无道理的嘛！不过说实在话，刚才我看到奶奶站在桥上的样子，真有点儿不相信呢！”

“真是个傻孩子！这就值得你追过来？”

“您好好想一想，自己都八十三了，一声不吭地来了个离家出走，家里人该有多着急……”

阿信笑了：“你说谁会担心呢？就算奶奶不见了，超市也不会因为这个受到什么影响的。倒是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不在了，让人耳根清静呢！”

“别开玩笑，大家都乱成一锅粥了！”

“那是因为新店开业的当天，副董事长却没有出席，不够体面的缘故吧！”

“奶奶上了岁数，也非得变得这么别扭吗？”

“我知道上了岁数的人该怎么做。”阿信笑了笑，问：“你到这儿来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？”

“没有，要是大伙儿都知道了，我又没找到您，那我可就出洋相了！啊，对了，得给他们打个电话。”说着，阿圭急忙去拿话筒。阿信制止道：“这不是多余的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